

本報今日三大張零售每份三分

電報掛號	社址	北平王府井大街
七	電經	社東
八	編理	一
二	輯部	五
一	發股及廣告股	八
		九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本報爲蕭亞南冒充長沙分社名義騙取報費敬告贛省各人士

迭據本報江西分社及修水縣三都市商會先後函報：有蕭亞南者，口稱爲長沙分社所派遣，來贛推銷報線，等語；閱之不勝詫異！查本報並未在長沙設立分社。據稱各節，顯係無恥欺類，僞借名義，招搖撞騙。除登報聲明外，敬希贛省各界讀者賜予注意，如知蕭某踪跡，即乞扭送當地官署究辦，或通知本報江西分社就近辦理爲荷！

雲霄	義氣博	鴻鵠	雄心逞
早臨	務請	擁擠	欲免
大會	笑片	哈代	慶祝
		加演	四日
		上午	五日
		十時	時
		代演	瑞時
		合演	瑞時

燕語鶯聲

影偉歌音出公聯  
片大唱樂品司華

戲曲學校

男女學生二百餘名  
王君瑞卿齋上演  
合演（科）

新玉堂春

少年立志

董山 狀元 永平安

【正月四日白】

無鴻禧 洞底

譚富英

卿幼王  
(喜家繁唱一年)  
(劇庭重做演只)  
大團圓  
御金  
亭碑樂  
戲夜二初  
曹罵鼓擊  
戲夜三初  
山軍定  
(淵斬准惟一)

新艷秋

華紹管  
 家繁唱一年  
 劇庭重做演只  
 大團圓  
 御金  
 亭碑  
 天白日明  
 (演公次初城西)  
 選春  
 婿閨

泰武生  
楊小樓

安天會

- 1——本場爲培植電影演技人材，以應攝製影片之需要，特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舉行徵求電影演員。凡對電影藝術素有興趣，自信能有相當造就者，不論年齡性別資格均可應徵。
- 2——本場徵求演員之標準爲：(一)面部輪廓(二)動作姿態(三)表演能力爲標準。
- 3——本場純係國營之電影製片機關，凡應徵之人員，(包括演員在內)之生活有極安全之保障務使每一個工作份子皆得在中央大陸(上海南京漢口重慶成都等處)才。
- 4——應徵人須具備最近四寸正面與側面半身及全身照片各一張，親自到各報名處填寫報名單登記，經本場審察合格即函約面試。
- 5——本場徵求演員自二十四年一月十日起至二十四年二月十日截止，每日報名時間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止。(星期日及例假除外)
- 6——各地報名處地點如下：  
南京——石板橋廿六號國際攝影新聞社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二十七號國際攝影新聞社上海分社  
北平——王府井大街華北日報社

暫時概不來往如將來或有離異及一切行為等情爲父概不過問除登報聲明立有條件見証人申松亭李祥甫遠親衣週知

北平私立崇實中學招編級生

北平青年會英文專校招女

案立部教  
**華光女中**  
招生  
期班次  
十二月九校址  
兩日九校址  
（一）西單北前  
（二）胡同簡章  
（三）即起

# 教立部案 翊教女子中學招生

班級初中一年級及幼稚園  
報名費二元(初小及幼稚園均免納)  
索寄，附郵一分。  
致期二月十  
開學二月十  
校址崇內奎甲廠五號  
電話東局一七六號 簡

期八  
 售號  
 政府  
 省  
 獎券  
 128110  
 頭獎誌

一號  
 獨得洋四萬元  
 連劉慶雲二營先生  
 十五團二營  
 十團二營  
 全市  
 總包  
 正通銀號  
 南口內各店

信千萬加滿  
遺萬郵五  
失掛費元  
概號來者  
不平信不

北平  
匯文學校春季招生

初中一年級 高中一年級 報名自登報日起至考試前二日止  
【校址】崇仁船板胡同電話東局一八八一九四三【簡章】函索附郵二

教部北平  
立案立平  
北方學中男女初中免費  
高中二獎金各級二年  
各三十名  
初中補習班  
商科習升  
職業班  
而商科  
入班

高中商科生三年編級  
生各三十名  
考期二月九日附華英打字速成班  
校址和內第一院簡章寄優待勸苦及東北被難生北方小學招各年級生

現年級  
 三基小學  
 校址東城大佛寺東大街二十八號電東三三七三  
 章簡函索

東方高級中學男女生招生

平子德學校級生  
報名一月二十八日起  
測驗二月十日上午  
八時至十二時  
報名手續  
繳報名費一元  
寸半身相片一  
張  
截止至二月九日止  
校址 東京市荒川区西  
三河原三丁目一  
番地

部育案  
達中醫  
生  
學各年級統統新生(考期  
校址)西單二龍坑

**北平市物產展覽會通告**

本會奉市政府令組織，已處設在府前街市參議會地址，茲定自二月一日起，開始徵品，凡本市農商學各業，如有應徵出品，應於每日早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來本會交收。

歡迎參觀

中華商行

王府井大街路西  
電話東局三四零

二月三日(即舊歷十二月三十日)星期日(向例休息)茲爲便利顧客起見本行照常營業又四日至七日(星期一、二、三、四)爲例假休業四天特此通告

啓者本月四五號適值春節本會照例放假二日六號照常辦公  
即請 公鑒

北平萬國諸蓄會啓

爲限禁止攜帶軍械入門  
大洋五分  
下午四時半止  
外座即至下午六時至下午九時止  
特價  
景山  
每早  
開場  
票價  
銅元  
二十  
枚  
殿內  
上座  
下午  
八時  
半至

連十萬  
號五元  
得四元  
雲三萬  
雲一萬  
元

總全  
包市

正通銀號

信千加滿  
遺萬鄉五  
失掛費元  
概號來者  
不平信不



(C015)















( No. 63 )

人，好像在說：「看我的本呀！」

還有一次是在鄉間，冬天晚上，我同了母親到一個親家去借米。母親小腿凍得「得的發抖，牽着我的手，孤伶伶的停立在寒風刺骨的財主

極了。我瞪圓了兩眼大喊，門洞裏依然不見一個人，母親的小腿到底被它咬傷了。兩塊巴掌大的瘡疤至今依存。

「非打死它們不可！」我愈想愈發怒，我拿了木棒走出大門又返回來，沒有，沒有一點它的影子，我想它也許會不打自逃了吧？

「你……」他趕忙走開。我們眼裏，匪徒地望着她那像幽靈一樣的背影在門口隱沒了去。

朋友本來正在脫下馬靴，現在却一面用手指揮着馬靴的後跟，一面失神地說：『這大概是初次出來的姑娘，又羞澀，又胆怯，看她的樣子……』他閉了眼晴，沈思了好一會就對我說：『睡吧，明天七點半鐘到這裏來。』

意也同意了。昨天晚上她找不到生意，空着肚子，老蘇在檯台前面。我們勸她去，她說等着客人來，其實她是說謊，今早她凍得儘打抖，這兩邊（他用手指着兩頰）紅得像火燒一樣。我們勸她回家，她才說：『給凍餓死比回家還強呢！』我們便告訴她家老板，他聽見了才生氣的氣。聽說這姑娘這幾天才

鑽，從門裏忽地湧出了五六隻小熊似的黑狗。呵！我拉着母親的衣襟嚇呆了，母親急忙彎下腰做了個拾石的姿勢，狗羣倒退了兩步。但是，它們當看到母親的手裏依然「空空如也」

「把頭轉過去，又用手擦一擦髮。」  
「我的朋友給這罕見的態度怔住了，過了好一會才說：『不用了的。』」  
「她沒有立刻就走出去，站了一下一條布圍一圍鼻子。接着把頭轉過去，又用手擦一擦髮。」  
「我的朋友問。」  
「『剛才打她的人是誰呢？』」  
「『她的老板呀！現在他們回去了。』」  
「『幹嗎打她呢？』我問。」  
「『她是初見世面的，剛從她

托出大水水面的一塊乾土地，一團可憐的皮了。可是這條小東西。每一堆上有些木凳子，而且有時微弱地啼哭。另一個孩子是一個小女兒，兩歲了，一條微小，萎縮的生命，在母親身旁一動不動，總是沉默着。其他那三個孩子也不大動，但是其中有一個爬近些，或是近于水沿時，母親就喊起來了，不到各個孩子都到身邊時不止。

最怪的是她在夜裏也如此的。不休息，簡直一點兒也不睡，她要孩子們全在她的跟前。不一會的工夫她便從朦朧的睡意中醒過來，趕快地把手向孩子們身上伸出去。「他們全在這兒；……是五個？那個女孩在。」

那裏？這……她在這邊……他們全在這邊。」倘若父親動彈得很勤，她便尖聲地叫：「你幹什麼呢？……怎麼回事？」

時常父親向她憤憤地怒罵。她懂得為什麼罵她。她不同一字。她只有把孩子們攏在跟前，在黑暗中左一遍右一遍地數着。

當早晨來了，她起始忙碌，好像她有多少食物要預備着。她在葫蘆瓢中滴一些冷河水，把她們勝下的一點粉粉攪和起來。她用歡喜的樣子說：「我想不到真有這些些個麪兒。足夠我們多少日子用的。」

當列車剛駛進車站的時候，我就給汽笛的嘶聲震醒過來。剛剛張開眼，就看見車裏的人全都都很忙亂，難道到站了嗎？我這樣想。就轉過身，問問我的朋友：

「到徐州了嗎？」

朋友沒有聽見。立刻我又舉手問得我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而且全車的停立在寒風刺骨的財主俗的發抖，牽着我的手，孤家去借米。母親小腿凍得，得晚上，我同了母親到一個親戚家去借米。母親小腿凍得，得

## 徐州一夜

想愈發急怒，我拿了木棒走出大門又返回來，沒有，沒有一點它的影子，我想它也許會不打自逃了吧？

神田

他走出去，把門帶上，可是我們還可以聽見他那勉強的笑聲。

「我們那時候，沒有錢就不用說，有了錢一到徐州來，總要玩一玩的。」朋友似乎很不在乎的這樣說，這「玩一玩」的含義我是很能了解的。接着便解開被包：『徐州九月的夜，比不上我們老家，京多的』

是初次出來的姑娘，又羞澀，又胆怯，看她的樣子……」他閉了眼睛，沈思了好一會就對我說：「睡吧，明天七點半準要起身，聽見了沒有？把鬧鐘的發條上吧。」

桌上的鬧鐘還沒有響之前，我就給一陣吵聲弄醒過來。在昏迷裏，我似乎聽見門外院子裏一片嘈雜的聲音。我竭力張開千斤重的眼皮，撐起上半身來定了定神，聽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聽見一個男子的叱咤，同一個女子的啜泣的聲音，並且還有好些人在調解，你一句，我一句，以致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最後那個盛氣的男子

勸她回家，她才說：「給凍死餓死比回家還強呢！」我們便告訴她家老媽，他聽見了才生她的氣。聽說這姑娘這幾天又害了病，她亦太硬心了。他們是住在西邊鄰屋的，哈……哈，沒有什麼事的，慫老是趕八點鐘的車馬。來什麼點心嗎？……」

我們吃過點心後就動身。路上我心裏老是悶得很，眼前總浮起她那陰鬱的眼睛，這烏黑的水的這般一對有長睫毛的陰鬱的眼睛啊！我似乎從這裏看出了她村野的生活，素朴的人性與善良靈的表現。

『要是昨夜她有了生意呢？』我這樣想，『假如那客人又是存心要『玩一玩』的，那麼我又不必要……』

這邊是一位父親——一位年  
青的農夫，將怒衝衝的眼光向  
他底女人丟去。他們必是很  
早就結了婚的，因為雖然這五  
个孩子都是他們的，而最大的孩  
子不過八歲，並且父親不過二  
十六七，母親更年輕一點。父  
親縱然現在極瘦，仍是強壯和  
色色的。但是他這樣一個人  
鄉鄰園境都能見到，一位  
惜他的土地，自贖他的耕田  
黃米圓，以至於一切生產的  
。他於所有的都驕傲，因為  
是他勞力的結果；而且他還  
於富饒德多才幹。他有一幅

打狗

昨天的下午我的女僕很淒慘的向我訴苦說：「先生，我真是難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條黑狗跑到院裏來。我因為當時正在烙餅，沒有當時趕掉它，我想，它在院裏找不到東西吃就自會跑出去的。果然，等於烙餅後，不見它的踪跡了。我以為它真的跑出了大門了。其實，先生，它不但沒有跑走……我烙的那些餅全被它咬爛了！剩下一點點，這怎麼辦呢？」

求俠

拔下來三根鋼針，插在木棒的頂端。呵！我這次可給它氣癱了，真不知道用什麼慘忍的方法來報復一下才好。

「先生，」我的女僕說：「你可不要打錯了呀！吃餅的那隻黑色的，個頭兒不大，活像一隻大咪貓。場鼻子上，額上有道白紋。」

「誰管他那些！」的確，平常不講起狗來的時候，我對它們倒沒有什麼惡意，一經提到

車停了，我們提着手提箱走下車站。車站不很明亮，有許多行人急促地在走動着，並且吵得利害。我們走上天橋的時候有鄧打頭。雖然是九月天氣，我們似乎走過一段碎石舖成的路，在一家飯館裏叫了二碗麵湯。麵湯沒有端上來，我那兒就喘喘切切的說了好些關於徐公孫的話，因為他在徐州住了三四年，多少總知道一點。我呢，自然也是很感興趣。

我點了支烟，緩緩地抽着，不覺也有點出神。驟然門柵開了，迎面走進來的是個女人，我有点驚異，不自覺站了起來。

「先生：唱一隻什麼曲嗎？」

「她望了望我，這座說了之後，就低着頭一隻手按在桌上。她聲音陰鬱得很，而且有點耽擱。」

我定了定神看着她，年紀很年青的，隱在黑髮裡的臉色非常蒼白。穿的是妃色旗袍，包在裏面的軀體絕不是豐盈的。

「唱一隻什麼曲嗎？先生。」

她又抬起頭來，從紐扣上扯

「偏要你去走！……你究竟走不走！走不走？……好，好！……好！……」說到「好」字的時候聲音特別堅決而且有力，可是我一點亦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驟然，我的朋友走進來——他走出去的時候我是全不知道的——他臉色很平常，走近桌邊，鞠起左腳，用皮包揩着馬鞍。

『外面鬧的是什麼事？』我問他。

『大概是昨晚那個女人出了事吧，我亦不很知道。』

外面的聲漸漸消失了，茶房

可是我的努力是徒然的。  
『你從前見過這樣的姑娘沒有？』我不知不覺地用這句話問我的朋友。

朋友好像沒聽見，他看見我跟着他，就用眼瞧一瞧他手裏的被包，就涼我一眼說：

『昨夜可真涼啊，要是沒有這棉襖——』他說到這裡，低頭用力稱一稱他手裏的被包，『咱們就會凍死在徐州呢！』

我沒有答他，低着頭，默默地走着。

這是這樣我跟徐州分別了，一點亦沒有慣戀啊，你這有名的大城！

容，即使現在是生着氣；而兩眼很誠懇，雖然滿佈着絕大的憂慮。母親不理他，除非暗中一看，是現在這樣瘦，一定很好看。但是她的眼珠兒塌陷了，她的黑頭髮亂地被風吹，因為她好久不梳牠了。她唇厚是又乾又裂，縱然她總應用舌頭舐潤牠們。

她極其忙碌。她總是看守着孩子們。其中兩個永不離開她。一個在她懷中，現在僅僅是五

她急得幾乎要哭出來。當然，餓了一天的我不待說是更加惶喪的。狼不得抓來那狗，活活的把它用開水澆死，或者連骨帶肉一起燒成灰燼，再把那灰燼，但是，氣只管氣，惱只管惱，餓是沒有了，女僕站在眼前打哆嗦，扯着衣角揩眼淚，我的肚裏亂混混的難熬。太陽先生不管我的事，西方的夕照更形淡薄下去了。

「非打死它不成！」

於是我便立志打狗了。從一隻破舊的皮箱裏尋出了一條鑲有三道銅鑲的木棒，放在我的身邊。又從女僕的蒼白髮辮上

這使我更回憶到過去的一些事，被狗驚嚇和咬傷的情事，愈覺得非打不可。無論它的個頭兒有多大，毛的顏色是黑的，或白的，也許黃的。總之，它們的「狗性」卻沒有兩樣。它們的「勢利眼」從來不會變好一些的。記得那次從學校回來的路上，尾隨在一位闊紳士後邊的一隻狗，搖擺着那付馴良卑劣的腦袋，東張西望，唯恐有什麼東西陷害它的主人。一眼看到我在他們的後邊走來，並且走的很快，於是它便慌得不顧身的奔向我來，咬住我的衣襟，眼睛頻頻的瞧着它的主

『徐州的娼妓可真太多了！他一面吃着，一面這樣說，因為這是軍事上交通上很重要的地方。聽說她們都很多。』我點了點頭，你想想這多平凡的事呢。

出了飯館，我們就在旁邊的客棧裏住下。夥計的招總是十分週到的，打了臉水了茶之後，還囉囉嗦嗦的說了好些話，一邊笑一邊說，神氣的。

『副官，哈哈，叫一個……』

『回頭再說吧。』我的朋友等他說完就接上去。

『好，好，哈哈……』

長篇小說

『你不會讀過嗎？』  
『沒有。』脫洛透輕蔑地  
『你該讀一讀。聽：』  
你想鱈魚怎樣地  
把他尾兒弄得光，  
是把尼羅河中水  
傾在片金甲上。

看他欣然笑露齒  
伶俐放開四隻爪，  
顯上輕輕微笑的  
小魚被他等着了。

路的

說。

的盡頭

( 210 )

英國 R.C. Sheriff 作  
馬彥祥 譯

( 未完 )

神田

當列車剛駛進車站的時候，我就給汽笛的嘶聲震醒過來。剛張開眼，就看見車裏的人公都都很忙亂，難道到站了嗎？我這樣想。就轉過身，問問我的朋友：

『到徐州了嗎？』

朋友沒有聽見。立刻我又學得他問得太蠢了，因為我看目全車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而日

他走出去，把門帶上，可是我們還可以聽見他那勉強的笑聲。

「我們那時候，沒有錢就不用說，有了錢一到徐州來，總要玩一玩的。」朋友似乎很不不在乎的這樣說，這「玩一玩」的含義我是很能了解的。接着便解開被包：「徐州九月的夜裏，不上門兒，老家，京師的夜

裏一片嘈雜的聲音。我竭力張開千斤重的眼皮，撐起上半身來定了定神，聽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聽見一個男子的叱咤，同一個女子的啜泣的聲音，並且還有好些人在調解，你一句，我一句，以致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最後那個盛氣的男子

上我心裏老是悶得很，眼前總浮起那陰鬱的眼睛，這烏黑的眼圈，的眼眶裏飽含着淚水的這麼一對有長睫毛的陰鬱的眼睛啊！我似乎從這裏看出了她村野的生活，素朴的人性與乎善良的靈魂。

『要是昨夜她有了生意呢？』我這樣想，『假如那客人又是存心要『玩一玩』的，那麼

# 打狗

昨天的下午我的女僕很淒慘的向我訴苦說：「先生，我真爲難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條黑狗跑到院裏來。我因爲當時正在烙餅，沒有當時趕掉它，我想，它在院裏找不到東西吃就自會跑出去的。果然，等於烙餅後，不見它的踪跡了。我以爲它的跑出大門了，其實，先生，它不但沒有跑走……我的那些餅全被它咬爛了！剩下一點點，這怎麼辦呢？」

拔下來三根鋼針，插在水棒的頂端。呵！我這次可給它氣瘋了，真不知道用了什麼慘忍的方法來報復一下才好。

「先生，」我的女僕說：「你可不要打錯了呀！吃餅的那隻黑色的，個頭兒不大，活像一隻大咪貓。塌鼻子，上額上有道白紋。」

「管他那些！」的確，平常不講起狗來的時候，我對它們倒沒有什麼惡意，一經提到

下車了。車站不很明亮，有許多  
人匆促地在走動着，並且吵得  
利害。我們走上天橋的時候有  
點打顫。雖然那是九月天氣，入  
秋可似乎早了。

我們似乎走過一段碎石鋪成  
的路，在一家飯館裏叫了二碗  
麵湯。麵湯沒有端上來，我那  
兄弟就喘喘切切的說了好些關  
於徐州的話，因為他在徐州住  
過三四年，多少總知道一點  
。我呢，自然也是很感興趣。

『先生：唱一隻什麼曲嗎？』她望了望我們，這麼說了之後，就低着頭一隻手按在桌上。她聲音陰鬱得很，而且有點取巧。

我定了定神看看她，年紀很輕的，隱在黑髮裡的臉色非常青白。穿的是妃色旗袍，包在裏面的軀體絕不是豐盈的。

『唱一隻什麼曲嗎？先生。』她又抬起頭來，從鈕扣上扯

「音特別堅決而且有力，可是我一點亦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驟然，我的朋友走進來——他走出去的時候我是全不知道的——他臉色很平常，走近桌邊，踢起左腳，用皮包揩着馬靴。」

「外面聞的是什麼事？」我問他。

「大概是昨晚那個女人出了事吧，我亦不很知道。」

外面的聲漸漸消失了，茶房

朋友好像沒聽見，他看見我醒着他，就用眼瞇一瞇他手裏的被子，再望我一眼說：

「昨夜可真涼啊，要是沒有這棉被——」他說到這裡，低頭用力稱一稱他手裏的被子，「咱們就會凍死在徐州呢！」


我沒有答他，低着頭，默默地走着。

就是這樣我跟徐州分別了，一點亦沒有慣戀啊，你這有名的大城！

長篇小說  
路的盡頭

( 210 )

英國 R.C. Sheriff 作  
馬 參 詳 選



**金銀島**

氣魄浩大，情節排  
山倒海，震撼動人。  
壯麗橫闊，乘長風  
七萬里，驚天拔銳。  
三島總綱，鏖戰千  
劍奪千年寶藏！

今明兩晚，  
上午十時、下午二時  
加映：哈咆臨主  
**笑片大會**

號三五二字一照執  
(效無律一票益)

他具有 萬夫不 當之勇 降龍 伏虎之 力，金 剛不壞 之身， 他吼一 萬驚 慌失措 再吼 戰戰難 吼唯命 從！	(日今)	(日明)	(日後)	(演開內日)
公主 豔史	新魯 濬遜	法宮 豔史	發 梨 愛	成 功
春節早場				

三期星號六月二  
 團圓亭釣金龜  
 御碑九龍盃  
 榜樂連陞店  
 碧玉簪

**劉硯亭**  
王多壽  
芳硯亭  
金黃  
布天掃  
宮加福賜官  
樹台  
戰神財官童  
(春節二月初白)  
連環套  
行圍獵射盜馬盜鈎

[illegible]







